

# 高原冰川科考,看上去很美

玉渊杂谭

杨雪

职业使然,我从来就知道科考是个苦差。比如有同事前段时间随船出海科考...

然而,知道科考苦,但不知道这么苦!从日喀则到狮泉河,1300公里跑了18个小时...

队舟车劳顿到了目的地,才是工作的开始。冷雨中,他们卸下装备和物资,在修路的工棚边扎下营...

理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维加奖。汤普森今年69岁了,刚做了大手术,换了一个26岁小伙子捐的心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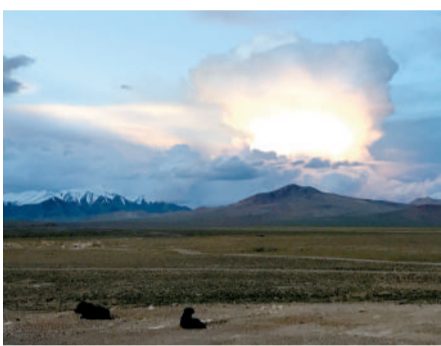
摄手作

## 专属风光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不到这,哪能见此景色?”这是科考队员的“专属风光”。

本报记者 杨雪摄



# 大暑时节最盼秋

诗话节气

谢君

《说文解字》曰:“暑,热也。”古代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

热耐甚至讨厌起照明用的烛光来。为了凉快,诗人已全然不顾着装形象了,不得不“开襟仰内弟,执热露白头”。

上有凉风,是古人避暑的好去处;如果能再遇一二友朋,登楼而饮,谈笑风生,那就更妙了。所以元结接又写道:“主人既多闲,有酒共我倾”。

松阴之下,赏花吟诗,暑气自然消减大半。与以上诗人向身外求解暑之法不同,白居易似乎更在乎向内心求“心法”。

# 一条改变世界的鱼

字里行间

高博



中国人不熟悉鳕鱼,偶尔有人知道朝鲜族爱吃的明太鱼是一种鳕鱼。超市里的冷冻鳕鱼几十到一百斤。其实鳕鱼在欧洲之平常,一度正如鲑鱼鲑鱼在中国,人人吃,顿顿吃。

发现了一片遥远的渔场;1481年,英国渔民又去寻找传说的鳕鱼岛,有理由相信他们成功了。1497年,航海家卡伯特宣布他发现了那片岩石海岸适合晾晒鱼干,鳕鱼多到用篮子捞,名为“新发现之地(纽芬兰)”。

的70年中失踪了3800名渔民。纽芬兰刚被发现时,大家都跑去捕捞,但航海技术差,经常有一千多艘沉船需要替补。鳕鱼刺激了欧洲人的野心。《鳕鱼往事》这本书很实在,作者翻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渔村,对鳕鱼(及其古今食谱)了如指掌。

科林碎玉

# 考克斯:让科学像音乐一样流行

史晓雷



南美洲秘鲁首都利马北部约400公里处,是一片海岸沙漠。这里是坎基罗——考古学家已经确认,一处山脊上有13座古老的石塔,距今约有2300年的历史。

考克斯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活跃在电视节目中的科学家,在粉丝眼里,他是史上颜值最高的物理学家之一,还曾被《人物》杂志评选为“年度百大性感男士”。

考克斯年轻时痴迷摇滚乐,留着“杀马特”一样的长卷发,高中时就在一个叫Dare的乐队做键盘手。

同样是在曼大期间,考克斯发现,相较于摇滚乐,他其实更钟情于科学。大二那年,他放弃了难得的全球巡演机会,因为他意识到,“探索宇宙的奥秘比玩音乐更激动人心”。

## 复命

四十余年兮如水时光,孤兵在外兮几多惆怅?天高地阔兮心中有尺,军人刻度兮毫厘必量!

和每次接受任务一样,按照连长、指导员的的要求,放下手中的活计,准备好出任务的家伙,和战友们打声招呼就走了。

早在这1982年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把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神州大地上已无这支铁军,剩下的是永不飘散的铁道兵军魂!

道随着老部队的足迹,从广州淤泥岗的地铁到西藏冻土层的天路,老铁们还在创造又一个一个的奇迹。只是刀枪入解,甲归田,人们只能从这“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奇迹中看到铁道兵的军魂!

有人已经身居高位,军营依然是他梦中的家乡;有人已经腰缠万贯,箱底还压着最后那套军装;有人回到农村耕耘,每次锄地如同握枪;有人在工厂早已失业,心中哨位却永不下岗……

探索富有旷日持久的魅力。目前,考克斯除了在曼大任职外,还是瑞士日内瓦大型强子对撞机超环仪器实验的研究人员。科研工作之外,他花了很多时间做科普节目。2005年至今,他参与录制了大量科普视频,并与BBC纪录频道多次合作。

考克斯喜欢看《生活大爆炸》,不过他觉得节目中谢尔顿太“极端化”了,也可能是他觉得生活中的科学家远非电视剧中那样古怪的呆子形象——他本人就是明证。考克斯主持的BBC节目,场面大气恢弘、景色瑰丽,他像一位科学向导,引导观众欣赏、思考大自然的杰作。

考克斯小时候曾受到美国著名科普大师卡尔·萨根的科学节目的吸引和鼓舞,如今他正努力把这根接力棒传递下去。他参加了许多面向青少年的诸如“你问我答”类节目,需要回答的问题从黑洞是如何形成的到宇宙之外是什么等等无所不包。

更重要的是,做科普面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知识结构的受众,科学家要把高深玄妙的知识用最恰当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使他们理解。为了达到最佳展示效果,考克斯追求“极致效果”,甚至不惜让自己置身“尖峰时刻”——为了给观众展示微重力环境,他和摄制团队不惜改装一架喷气式飞机,当飞机飞至15000米高空时,调节油门使飞机下坠,考克斯和机上成员一起飘荡在机舱中,利用这种人造微重力环境演示摆脱引力的神奇。

有过做流行音乐的经历,考克斯觉得科学更应该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因为科学已经在塑造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周围世界,就像欣赏音乐和画作等艺术一样,普通人也应该能够欣赏科学带来的乐趣。

要军号一响,我们随时准备投身战场!四十多年前,在连队领受的最后任务叫“复员退伍”,目标:祖国大地。

难忘那一年,第一次没有用背包带打那三横压两竖的标准背包。而是找来芦席或草垫,把自己在军营的全部家当捆成一个可以任意摔打的立方。我的家当中,最占地方的是那几本书。

也没有换下军装,只是把红艳艳的帽徽和领章摘下,我们全身草绿,就像一片移动的森林。几十年了,高官厚禄可以放下,著作等身可以放下,功名显贵可以放下,儿女情长可以放下……不可思议,只是服役了几年的兵役,如何让这群老兵一辈子都无放下?

是风华正茂的青春祭?是肝胆相照的战友友情?是出生入死的大无畏?是嘉奖立功的光荣花?

人人心中所有,个个一言难尽。细细思量,那时的青春璀璨在共和国的胸膛,那时的战友燃烧着创世纪的激情,那时的生命超越了生死的界限,那时的荣誉是军人的最高价值!

你睡过十几个兵一排的大通铺;你打过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你架过当时全国最高的桥梁;你插过扑打在裸露的胸膛,那如刀割般的山洪;你扛着两百斤水沉,手足并用一步一步挣扎到山顶。你历尽而不悔,你苦累而不悔,你伤病而不衰,你奋发而不竭。这样的日子,一天足以骄傲一生!

有了这些磨难,方可以在之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终于把军队赋予“复员退伍”的任务完成了。像当年领取“退伍证”一样,今天又领取了一本“退伍证”。这是完成任务后,祖国给我的人生“收条”。此刻复命,也是请命。此行何往——

归来兮,脱我书生衣,换我战士装;归来兮,挥别摩天楼,寻找老营房;归来兮,铁军无暮年,壮心坚如钢;归来兮,口会是“集结号”,回会是“上崗”……